

1-1 蓮心

改寫原文《醒世恆言》第十四卷〈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命運是不可逆的。

比如豔陽高照的大熱天，周小仙無意識順著身體慣性走進那條街，一眼望過去，巷道雙排十幾家手搖店參差林立，她偏偏就是走到那間充滿日式古典風格裝飾的飲料店，並點了一杯去冰無糖蓮心茶。

周小仙未曾想過，那一杯茶，將扭轉她往後的人生。

她走向櫃檯，望著木牌手寫字體風格精緻的菜單，琳琅滿目的品項讓人眼花撩亂；六月的島嶼，已經是熱得讓人容易中暑的天氣，此時的她，在熱氣沖天的柏油路上漫無目的地行走許久，只想來杯冰茶解渴。望著傳單上每個名字落落長的飲料，周小仙想，怎麼現在的飲料店都把品名取得那麼複雜？梅子綠茶叫梅妃相逢，春水旺梨是鳳梨清茶，芋見甜心是芋泥牛奶；這也就算了，她瞥見櫃檯右側還有一張新菜單，著名夏季新品透涼養生系列，這年頭飲料店還兼養生食品的斜槓路線嗎？她想。

本來只想簡單點杯冰茶的她，卻不自覺開始細細研究起「品茗單」上各種療癒養生功效的神奇敘述。有舒緩身心、治療失眠、養肺補脾……每個寫得都像十全大補湯，她的目光最後停在清心去火的「蓮心茶」，附帶功效：減肥。她下意識拉了拉寬鬆的襯衫衣袖，想起出門前她還被媽媽用手指戳了戳蝴蝶袖，被大大取笑的羞辱感，促使她決定向店員怒點一杯冰釀蓮心茶，無糖去冰。也消那母女間怒目相生的心火。

不知從何時開始，生長在台灣這個飲料王國的少女們，即使號稱不喝飲料，也要來上一杯無糖清茶，就是不愛喝水。范二的飲料店生意就是在這種文化下，把養生無糖系列做為招牌，順風順水把店面撐起的成功案例。身為創始店老闆兼茶水小弟的他，偶爾會抽空巡視其他加盟店，今天剛好駐守在本店。雖然是本店，但店面矗立在手搖飲的一級戰區，主打小眾品牌非連鎖知名品牌，能來光顧的客人，通常也以三三兩兩的隨緣客居多。午後百無聊賴的時刻，他看著櫃檯來了一個正妹，喃喃自語研究著茶單。女孩個子嬌小，一頭俏麗短髮，一邊思考一邊點頭又搖頭，看起來各種選擇困難的困擾模樣，讓他覺得這個女孩子很可愛，便不由自主富饒意味的觀察起來。

正當苦於決定的周小仙和范二對上眼的那刻，這眼前突然出現一張韓星般清秀的俊俏帥臉，讓她心跳漏拍。周小仙點完飲料在櫃檯等待的時候，她感覺越來越熱，手與心都發出汗。從小到大，在她記憶裡，現實生活中從沒有哪個男生這麼吸引她。二十歲母胎單身，比起身旁許多姊妹，在戀愛上的晚熟，竟讓她被朋友私下取笑是高齡處女。雖然有這麼點動心，但她拿飲料的時候甚至沒敢抬頭再看范二一眼，只是緊張的匆匆提了飲料袋就衝回家。

這一切當然范二也是看在心裡，女孩等飲料時，時不時飄著眼偷看他；等他抬頭看過去，她就馬上低下頭。一股熱血從雙頰紅到耳根，路人大概也曉得是怎麼回事。范二為此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成就與自豪，他有預感這女孩會再光顧，而他明日也打算在店裡等著她回來。

此時提著蓮心茶衝回家，迅速關上房門的周小仙，趕緊開啟冷氣，一順手插好吸管，大口大口喝著冰茶，好讓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臟冷靜下來。

周小仙想，這蓮心茶的味道可真奇怪；一口含下，先是一股苦味從舌面衝起，倒是喉頭尾韻有點說不出的回甘。她想起小時候黏在灶房看阿嬤做菜，要煮蓮子燉排骨之前，祖孫倆坐在大木桌前，把蓮子一顆一顆翻得仔細，用指甲和小刀挑除蓮心。阿嬤說：「這芯，得剔除得乾乾淨淨，湯才不會苦，知否？」但這茶店卻反其道而行，她怎麼也想不通，怎麼這個飲料就偏偏挑苦的部分來泡呢？說不出口的初戀，苦甘苦甘，像極了愛情。不過愛，究竟是什麼，缺乏經驗的周小仙其實也是說不上來的。

他們的熟悉感，是靠一杯又一杯的蓮心茶累積起來。從一週一次，一週三次，到每天準時下午兩點，周小仙都來到樊春堂點一杯去冰無糖蓮心茶。范二心想，這個蓮心茶女孩也太有意思了，誰能每天喝飲料都點苦茶呢？難不成刻意要我記得？這點女孩心思，讓直男范二感到既困惑又可愛。

這天午後，蓮心茶女孩又準時前來，同樣點了一杯去冰無糖蓮心茶；這次她低著頭匆匆離去的時候，不小心把學生證掉在了櫃檯。范二拿起學生證，看了看女孩清秀的大頭照，捏在手裡笑了笑，他想或許這是個契機，他們可以做個朋友。

只是隔天同樣到了下午兩點，蓮心茶女孩卻沒出現在茶店。

范二奇怪的想，怎麼會呢？她的學生證掉在這，難道不是特意留下的嗎？這前幾日也都正常，還是說女孩有這欲擒故縱的心思？

連續一週、兩週，范二也就漸漸忘記了曾日日來買茶的周小仙。某個晚上，當他收完店舖，像往常一樣，在鈴聲響起的一刻，衝進最後一班捷運車廂。緩下

來的時候，突然聽到角落的女聲隔著口罩竊竊私語：「怎麼辦……我不知道還有哪裡……，已經換了好幾個家，……絕對不能被發現！萬一、萬一……他抓狂……」耳邊隱約傳來斷續呢喃，身旁黑口罩的女子彷彿正與姐妹討論著一個逃脫計畫。列車到站時，他忍不住好奇轉頭瞥了一眼，女孩清秀卻緊收眉間充滿擔憂。

范二回到家，隨手抽起一包待洗衣物走往樓下洗衣店。等待洗衣的時間，他從手機順手滑開一則新聞，悚然標題映入眼簾——「台北郊區溪流驚傳發現一袋不完整女屍」。他倒抽一口氣，同時，看著螢幕清晰未打馬賽克沾滿血漬的屍袋堆疊在一角，再往下是受害女性開朗美麗的照片。一種似曾相似的熟悉感，使他再次將受害者生活照用手指放大，仔細觀看，等他辨識出那面容，范二大為震驚，順勢打起寒顫，那不是蓮心茶女孩嗎？！

與此同時，他聽到身後電視傳來女主播以平淡的語調說著：「警方循線在河岸挖出四袋屍塊，根據現場遺落的背包物品，瞭解死者身份是某知名大學女大生……」洗衣店裡的傳統電視，說巧不巧正播報這則新聞。「一定是這個女的很隨便啦，還不熟就跟人家同居……」複合式洗衣店的阿桑雙手撥開懸吊大衣走近櫃台，一雙手忙於不斷折疊衣物，不忘評論螢幕閃爍未了的情殺案件。范二不置可否，看一條跑馬燈寫著名校大學女學生被愛人殺害，腦海浮現女孩羞澀的臉，怎樣都想不到，為什麼她會被牽入這樣可怕的情殺案件。

另一方面，周小仙的姊姊周瞳已在連日奔走尋人後，終於在得知妹妹死訊的當下，崩潰痛哭。她未曾想過，小時候愛看的那些曾風靡一時、充滿情殺案件的藍色蜘蛛網、玫瑰瞳鈴眼等戲劇節目；如此貪看他人充滿戲劇張力的真實人生，竟有一日會成為自己平淡生活的劇烈衝擊。彷彿女演員為愛沖昏頭的情緒化表現，是最後身首異處悲慘結局的合理說明。從家人和同學的共同討論裡（是的，彼時還是一個大家都還在看台灣變色龍，然後搞笑學盛竹如主播命案時的懸疑金句「讓我們繼續看下去」的娛樂不分眾年代），小小的她內心得到某種印象式的初步結論，雖然殺人犯很可惡，卻是那個女人先做了什麼，才讓男人有機會殺害她。比如說，長輩口中的隨便。或者，哪個嬸姨說的，不檢點。但是此刻，她確信單純溫順的妹妹肯定什麼事都沒做，她甚至沒交過男友！怎麼可能是新聞上寫的什麼情殺！周瞳憤恨激動地看著新聞畫面，在內心為妹妹喊冤無數次；她緊握拳頭，發誓絕對要調查個水落石出，還妹妹一個公道。

當范二正拿著洗好的衣物走出洗衣店門的時候，周瞳前腳剛好踏入洗衣店，正巧聽到阿桑口中的話：「一定是這個女的很隨便啦……」一定是這個女的很隨便啦。同一句話像回聲一樣不斷在周瞳腦海播放，她忽然想起遙遠的國中時期，全

班分成男生和女生，分別上軍訓課與護理課。周瞳小時候並不覺得哪裡奇怪，直到長大很久，當她某天無聊翻閱家附近土地公廟的善書，看到上面寫著什麼男人如果謗佛、忌妒心強，下輩子就會投胎為女身之類的文字，她想，這也太不公平了吧，為何女人生來就是戴罪之身？她忽然又想起護理課，為什麼老師只讓女生在護理課看墮胎影片？那提供精子的男生不用理解嗎？

不知為何，周瞳腦海裡總出現揮之不去的畫面。午餐時間，男生們列隊從軍訓課回教室，整個空間瞬間溢滿酸腐的汗臭。她看著旁邊的男同學，一筷子俐落戳破半熟荷包蛋，唏哩呼嚕一口吞下肚；轉頭跟另一個男生興奮討論，怎麼在最快的速度組合拆解軍用 65K2 步槍模型。一邊還把筷子當作槍，對準遠方的校花，像對準靶心，一槍中的。

碰！擊中目標之後是什麼呢？一個生命的誕生？或，一個生命死亡。

彷彿蒙太奇淡出特效，畫面一下子跳到女孩們觀看著電視螢幕。醫師的墮胎夾穿入女體，正瞄準嬰兒脆弱的頭頸。幾秒鐘的時間，啵一聲，身首分離，血肉模糊的團塊飄在子宮，像極便當盒裡沾滿蛋汁的絞肉，令人食慾全無。

殺敵，或殺生？她感覺到兩種教育後面似乎有著不同的催眠聲音與暗示。

妹妹是如何遇害的？那個乖巧可愛、交友單純的妹妹，難道真的戀愛了嗎？會不會她瞞著姊姊真的做了什麼呢？但就算她做了什麼，她真的要為自己的死負責嗎？

周瞳忍不住想，假如我們是男生就好了。為了避免背負更多罪惡感，女生得學會好好保護自己。國中被月經惡纏到在保健室床鋪打滾盜冷汗的時刻，周瞳幾度怨恨起自己的女身。男生不用面對生命倫理的兩難，在他們的軍訓課上，戰場如打 game，漂亮殺敵。殺戮合法。她突然感覺不適，如鯁在喉。

沒想到為死者辯白，竟如此困難，只因為妹妹是女性？如果你哪裡出了差錯，而不幸你是女身，那肯定你也有點問題。社會將用放大鏡幫你找到最合乎因果邏輯的蛛絲馬跡。彷彿他們的人生不曾發生各種難以預料的突發狀況。

到底要怎麼在交往前、同居前或婚前，發現枕邊人哪裡不對勁？發現之後，還有逃走的餘地嗎？如果已經被限制所有通訊設備和人身自由，你所能謀劃的逃脫計畫都失敗，我們還能事不關己的看著電視螢幕說她笨，或者不檢點？不，妹妹才不笨，她根本沒有一點錯，周瞳重新把思緒像收釣魚線收回。

那，誰活該被殺？

周瞳開始隨著家門延伸挨著馬路，一一詢問沿途店家，調閱妹妹消失那天前後幾天，從早上到晚上一整天的監視器錄像畫面。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哪個路口消失的呢？

她仔細觀察每個模糊放大的影格，終於在一片毛玻璃似的影像中，發現了妹妹天天下午固定時間去某間茶店買茶的小秘密。她端詳著畫面裡的招牌，「樊春堂」三個大字，連續幾天，妹妹出現在那間店的錄像時間都是下午兩點。

像進行著什麼神秘儀式，下午兩點的手搖店，到底還能有什麼呢？為什麼會這麼吸引妹妹？

在工作之餘，暫且結束調查的周瞳打算明天請一天假，就在下午兩點去那家「樊春堂」一探究竟。她背負著連日工作與查案的疲憊，踏上板南線，隨著人群把手在捷運車廂隨著固定節奏晃動搖擺，在穩定的身體搖晃節奏中，不小心睡著。

誰能預料到，此刻或者下一刻，會有誰，手持武器闖入車廂，把熟睡的人們從睡夢驚醒，把一片寧靜攪成漫天血腥？周瞳睜眼看見一個男子手持染血的開山刀向她衝近，情急之下趕緊把沈重的包包向對方砸去。碰的一聲，包包掉落地面的聲響，使她這時才真正清醒。她滿身冷汗，在乘客的注目下，默默撿起包包，重新環顧車廂四周，感覺一切無異，才又安心下來。幸好只是夢中夢，但那個案件，那節車廂彷彿永遠充斥瀰漫空中的消毒水氣味，人們試圖不斷掩蓋那該存在的血跡，欲蓋彌彰。它像某種幽靈，保存在搖晃的集體記憶裡，時而被遺忘，時而被提醒。創傷被掩蓋在時間紗布底層，若隱若現。

命運降臨之時，能怎麼辦呢？

命運之輪會停下來嗎？

周瞳在半夢半醒間，想起小幾歲的妹妹，臉頰恆常粉嫩紅撲撲。距離事件已經過了幾天，她們全家還是無法真正接受失去她。她忽然想起，還有一個從小跟她們兩姐妹一起長大的表妹，聽說很會幫忙家事、照顧阿嬤，是伶俐懂事的孩子。因為生活圈漸行漸遠，關於表妹的消息，通常都是從大人那裡斷斷續續聽到，伴隨著不認同的驚呼聲，得知表妹沒讀完大學，翹課、逃家，又跟男人私奔。她的耳邊忽然又響起洗衣店阿桑熟悉的聲音。一定是這個女的很隨便啦。

在大人的世界裡，那就是「不檢點」的開始，通往變壞的旅程。最終導致滑坡，逼近社會新聞的界線；相對於我們的吃驚，在大人眼裡都變成悲劇一切理所當然。

為什麼，不問為什麼？

或者，周瞳自問，如果不是自己的妹妹發生這樣的事，她也曾懷疑嗎？還是也就不經意成為了「那樣的」大人？她懷著疑問回家，打開家門的時候，看到父母對坐在餐桌兩邊，面無表情低頭不語。桌上放著的夾鏈袋，裡面放著從警方那

裡領回的，妹妹的手機。她以為兩老只是想念妹妹，還深浸在失去小女兒的悲傷。卻沒想到媽媽低聲講了一句：「活該啦。我沒生過這種倒貼男人的賤骨頭！今天這樣……活該啦……嗚嗚……」雖然是邊哭邊說，內容依舊刺耳。

周瞳已經很習慣母親用這種貶損的態度跟他們說話，但聽到死去的妹妹被親生母親罵賤骨頭，還是讓她內心異常難受。她憤而拿走妹妹的手機，看著臉色鐵青沉默的父親，和不斷掩面哭泣顫抖雙肩的母親，忍不住吼到：「妹有說給你們看嗎？你們又知道她什麼！」便轉身把自己鎖在房門，緊握著妹妹的手機，把自己摔倒床鋪，用枕頭掩面哭起來。一股無處宣洩的委屈、羞辱和毫無隱私的感覺不斷湧上。

妹一定也是這樣。但我又知道她什麼呢？周瞳開始自責起來，在日日忙碌的工作，有時她察覺在房門外的妹妹好像有困擾想找她商量，可是她總常以很忙啦！等下再說！這樣沒耐心的敷衍態度回應妹妹的殷切期盼。說不定那時候多聽一點妹妹的煩惱，這一切就不會發生了！說不定她就不會被騙，或者自己跑到危險的地方，說不定……嗚嗚，可是再多說不定，也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挽回的機會了。發生的事，已然發生。身為受害者家屬，她一定要為了真相而堅強。

周瞳仰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的蛛網放空。家族像蛛網，有些線是支撐，有些線是陷阱；不善辨識的幼蛛難免有失足的時候。她不由自主想起表妹，腦海浮現父母剛剛的臉。

本質這樣美好的孩子，會逃家，肯定是家先變得不像家。周瞳斷斷續續從其他姨婆那裡碎念的八卦聽來，湊成一幅印象圖景。舅媽身兼三份雜工，舅舅卻老去賭博，遊手好閒，做的工作不到一個月換一個，沒一個能堅持滿一年。然而，他們還是迎接了第三個小孩，就是表妹。為了領政府老人津貼，舅舅把高齡八十歲的老母接到家中，但自然由太太和小孩輪流照顧。

年過半百的舅舅，依然做他快樂的彼得潘，離地飛翔任性自由，不想落地。每天幾瓶台啤是基本款，偶而不小心幾個破罐破摔，掃到家人也在所難免。三個小孩之中的大哥、大姐早早學會從父親半醉通紅的臉上讀到暴風來襲的訊息，早趁風雨欲來之際，雙腳抹油，和家裡說聲去打工，溜之大吉。剩下未曉人事的小妹和認命的舅媽承受一切。當身上的新傷覆蓋瘀血，誰願意持續把這樣的非常過成日常？

莫非是求生之能逼她出走？

周瞳突然覺得，安逸的居家生活使她想像力貧乏，難以揣測一個青春期的女孩，斷失經濟奧援，逃家又逃學而身無分文的她，隻身在外，還能怎麼求存？雖然每次跟父母吵架，她都恨到想逃家，但想到現實經濟問題，又恨恨的咬牙龜縮回房間。自己和自己冷戰。

所以妹妹是這樣離家的嗎？那個性格害羞柔弱的妹妹，竟然比她勇敢？

周瞳想起小時候和妹妹每次過年時，都在等管委會發來各家各戶一本最新的農民曆。兩個人總會興致沖沖，快速翻到後面的星座運勢和生肖年運，看看接下來一年的命運如何。彷彿想趕快沖淡過去衰到不行的一年霉運。但有一個欄位是每年固定不變的，即使資訊固定不變，早已知道結果，周瞳還是每年都忍不住翻到最後面算生辰八字秤重的表格，再算一次明明已經知道的命格。與其說是面臨未知的焦慮徬徨，倒不如說是一種對命運天註定的不甘心。

肯定會不甘心的吧。

小表妹明明已經用盡所有努力討好大人，卻還是換來毫無道理的挨打責罵，或許也會選擇離開這裡，去找一個全新的人生吧。於是，她成為大人口中回不來的壞小孩。其實她沒有變的。她只是選擇了讓當下生活更好的可能，只是沒人能確知未來會遇上什麼。我們選擇另一條路，卻看不到盡頭。

妹妹選擇了另一條路嗎？

周瞳懷著探人隱私的些許罪惡感和好奇，滑開妹妹的手機，點開 line。她很想知道，究竟妹妹消失前都和誰說了什麼，為什麼可以向著素未謀面的人，義無反顧的奔赴？最後一則訊息停在一則名叫阿真的男性與妹妹聊天的對話框，頭像照片顯得十分眼熟。是在哪見過呢，這個人？完全不像新聞提供的凶手照片，倒是像……像誰呢？周瞳躺在床上想了許久，終於想起這個人的臉，就是妹妹每天會去的茶店的店員的臉！喔，下午兩點的茶店！這個人叫阿真嗎？可是怎麼最後警方調查和新聞報導上的兇手，是另外的人？

終於來到下午兩點，周瞳揣摩著妹妹的路徑來到「樊春堂」，店員看著他，愣了一下。

周瞳拿出手機，指著 line 對畫框的頭像，質問范二：「這是你嗎？」

范二看了頭像照片，又看了對話框，疑惑地回道：「是我，也不是我。」

「你什麼意思？」這個油腔滑調的回答讓周瞳憤怒。

「不，你別誤會，我的意思是，這頭像照片是我沒錯，但裡面的對話框不是我發的訊息。這是誰的賴？」面臨陌生女孩突如其來的質問，以及眼前莫名其妙的狀況，范二只是一頭霧水。

「怎麼會這樣？那你認識周小仙嗎？就是每天下午來你這裡買茶的女生。」周瞳沒想過會面對這麼令人錯愕的場面，只好先確認眼前這個男人和妹妹是否認識，同時也在心裡評估，對方是否意圖用說謊去掩飾什麼。

「喔，那個蓮心女孩。妳是她的誰？她有東西遺漏在這。」范二轉身進到櫃檯拿出周小仙掉落的學生證，交給周瞳。

「她的學生證怎麼會在你這？你真的沒有騙人嗎？是不是你拐走她的？」周瞳雖然覺得事有蹊蹺，但牡羊座衝組性格的她，還是打算先採取直球，先問再說。

「那不是我，如果可以，我確實是很想跟她做朋友的，但她後來就消失了。再次看到她，是那則新聞……」

「夠了，你別說了！」周瞳從范二手中搶過妹妹的學生證，想起新聞畫面，心又揪痛起來。無論如何，她一定要找到原因。她依然持續沿著周邊街坊店家，日夜孜孜矻矻、鏗而不捨一一詢問是否能調閱監視器畫面。

終於在眼睛掃過數以百千格子狀放大模糊的監視器畫面中，周瞳發現了妹妹在消失那天下午在同樣要前往茶店的街角處，遇上了一個中年男人；他遞給妹妹一杯手搖茶，給她看手機螢幕，兩人不知道說了些什麼，妹妹就跟著男人走到另一條街，消失在下一個轉角。這個發現讓周瞳的心情為之振奮，她趕緊換一條巷弄，繼續向沿街店舖挨家挨戶調閱監視器，希望尋找到那個帶走妹妹男人的蛛絲馬跡。但轉角之後的監視器竟然壞掉了，拼圖缺失了最關鍵的一角。

在夜色越來越深的情況下，周瞳只能暫且放棄追查線索。她帶著滿身疲憊，洗完澡，躺在床上。又不自覺想起從長輩們窸窣耳語中建構出的表妹婚姻狀態和情感遭遇。聽說早就離婚啦。哎呦，還這麼年輕。聽說是在健身房認識的。哎呦，那打起來不是渾身是血？好像還是高階軍官家庭的子弟。還是喝過洋墨水的。哎額，那不是衣冠禽獸？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啊不過，話說回來，一定是這個女的很隨便啦。看不出來小時候這麼乖、一個好好的小孩。噓，聽說是那個啦，她老爸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上樑不正下樑歪？不是啦，說起來可憐喔，上次看她手臂和脖子烏青一塊，我就知啦……。周瞳像在腦海的回憶裡不斷播放長輩的八卦，眉頭越皺越緊，怎麼可能？誰會選擇跟一個窮凶惡極的人交往？剛開始一定不是這樣的。

使人盲目的愛戀總有浪漫的想像，像霧像雨紗簾般遮擋明晰的視線，使人暈眩。周瞳想起她的前任，他們初識一切曾經這麼美好，他體格壯碩，為她帶來安全感，留洋海外，令她充滿仰慕。相較之下，身無分文而學歷不高的她甚至自我懷疑，莫不是撿到寶，這樣身處人生勝利組的男人竟願娶她為妻？動了真情的時刻，誰不是低到塵埃的那粒沙？

周瞳從新聞事件去想像每一個受害者的她。恐怖情人是可以辨識得出的嗎？她突然想起前男友酒後與她爭吵，順手抄起桌上的菸灰缸砸向她。半滅的火光在散滿一地的灰燼中閃爍，被砸中的小腿脛骨從紅腫翻青。她不解的看向這個平時

待人溫順得像綿羊一樣的男子，幾杯威士忌之後，狂暴如此。不，或許還是有蛛絲馬跡的。她想起兩人剛交往的時候，男友因為醋勁大發，盛怒的要求她一一封鎖，或刪掉社交軟體上每一個留言的異性朋友。此時她只是覺得，男友可能只是太愛她，太害怕她被人搶走吧，熱戀期還有那麼一絲甜。

只是這甜，在她終於逃離那段鬼遮眼的關係之後，才發現是包裹蜜糖的關係毒藥。喜怒無常的狂暴情緒，加上令人窒息的佔有慾和控制，會使每個深陷關係裡的花朵枯萎。

再差一步，如果當時桌上放的不是菸灰缸，而是一——一把水果刀呢？

一陣涼，從未緊閉的窗襲來，使周瞳背脊發寒。

每一個她，都可能是我。

周瞳對此閃逝的念頭感到悚然。

她彷彿在迷夢中感覺自己正走入平時熱愛的深夜外語偵探節目，踏入重返重案夜現場。一大片濃厚的血腥味迎面襲來，她感到噁心不適，不忍直視亡者。

猛一抬頭，卻被妹妹蒼白而七孔流血的淒慘面容驚醒。是一場夢，但現實也就像一場夢，結果是一樣的。表妹有足夠的幸運逃過一劫，免於成為袋裝塊肉的命運，妹妹卻不然。

為了從無以言說的原生家庭脫逃，無預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嫁人，把希望投入另一個「家」，是不是一種錯誤的期待？在幸福與不幸之間，間歇性的擺盪，如鐘錘和機運。全家族沒人知道，表妹逃家的時候已和一陌生男人私訂終生。舅舅跟舅媽對此大發雷霆，氣到聲稱要登報斷絕親子關係。親子之間杳無音訊的狀態，大家都當她是自願不回家。

沒人想過是回不了家。

剛成年即邁入的婚姻生活就像表妹的婚訊是一團謎。她或許無法弄清男友與丈夫的差異究竟在哪裡，畢竟從小看那玩世不恭的爸爸，和學校所見一干任性的屁孩也無太大差別，在家承擔經濟和照護外婆責任的，永遠是媽媽和女兒。而她良人有依，未來有靠。當時她如此篤定，一切充滿光明。

誰也沒料到，周瞳某日接到表妹來電。她在電話裡的聲音有點顫抖，問姐，是否男人結婚之後都會突然變成爸那樣？傻大姐周瞳沒發現話筒另一邊表妹的聲音帶著哭腔，急急掛下話筒的背後，即將迎來多大片瘀青。那次之後，表妹像是忽然消失在這個世界。

周瞳終於發現情況不對，她嘗試撥通表妹手機，卻通通直接進入語音信箱，那個手機不離身的人怎麼可能會這樣，分明被誰關機了。她突然感覺近日夜晚睡不安寧的煩躁，仔細回想日前和表妹通過最後一通電話，莫不是有事情要發生？她心底升起一股不好的預感。她最後接到一通來自陌生電話號碼的來電，是表妹借路人手機播來的求救電話。她說她在林森北路的美式賣場，趁買東西時逃離丈夫，請求姐趕快叫車來救她。

簡直像驚悚電影般的人生。

周瞳快速叫了 55688，飛車直驅賣場載到人的那一刻，扭轉了表妹的命運。計程車一路往南，暫居朋友家躲避那狂暴的男人。家族隱約知道這件事，誰也不提，家醜不可外揚。舅媽仍然接受了這個受傷的女兒，彼此進行母女間的親密療癒。

幾個月之後，新聞報導女大生分屍案偵破，循線找到那個住在藍線上的男人。周瞳看到兇嫌姓名叫朱真，赫然與表妹配偶欄上的姓名一致。男人在警方破門之時，突然畏罪上吊。再之後，表妹收到死亡通知，身分證配偶欄突然變成喪偶狀態。

新聞後續鉅細靡遺的詳細報導男人在租屋處有多個隔間，以及多副手銬和多條麻繩，用來限制受害女性的行動。此外，他同時還有許多冒用帥哥照片的手機，疑似透過定期追蹤固定出現在某一地區的受害人平日路線，摸清她們的生活習慣，利用人性弱點，用假冒身份和表明可以介紹認識之類的話術誘騙戀愛的女性上鉤。直到受害女性跟他回租屋處之後，便順勢以蠻力暴打壓制，把她們軟禁起來變成性奴。許多女性被拿走手機與外界斷聯，身體又被綑綁無法行動；有順利趁機逃脫的，她的表妹，因為剛好是此人的第一個獵物，以結婚的形式，雖然平日也限制手機與囚禁在房間，但還有出去買菜的時候，可以趁機脫逃。此後這個男人就知道，不能有任何機會讓獵物逃走；後來被盯上的，竟是她的妹妹周小仙，從此一去無回。

周瞳想起日夜不斷重複翻看妹妹與阿真之間熱烈又羞赧的熱戀傳訊，看來妹妹真的以為這個「阿真」就是范二本人；而沒想到那個跟她約好，後來現身的朱真，並不是真的要帶她去和范二見面。朱真根本不是他聲稱的范二的摯友。其實也不過幾步路，就在周小仙疑惑反悔的時候，朱真趁機迅速用沾滿乙醚的手帕掩上她的口鼻，然後把昏迷的小仙抱回租屋處囚禁。周瞳猜想，妹妹或許是激烈反

抗，或許是脫逃失敗，總之瘦弱的妹妹再也回不來了。她無法想像妹妹死前遭受多大的恐懼和暴力，也不敢再想。

腦海中那張慘白不甘而七孔流血的熟悉面容，浮沉於腦海。輾轉反側。別說原諒了，內心崩塌的創傷如天坑，已難填補。無論是倖存者，或者受害者家屬，這是一張無盡擴張的蜘蛛網，纏繞著網中命運相連的人們，彼此在風中震顫。

周小仙浮腫而分離的身體，從河堤多處浮起。天下起雨，雨滴落河面圈圈擴散的漣漪，把一個個在愛裡迷路的女性亡魂一起牽出水面。

法師沿著河岸超度念經，邊走邊搖鈴，鈴鈴鈴、鈴鈴鈴，喊著：叫妹妹回家喔。周小仙回家喔。周小仙回家喔。周小仙回家喔。周瞳恍恍惚惚捧著沉甸甸的玉石骨灰罈，聽著響亮的鈴聲迴盪在溪谷，她始終不確定，妹妹已然自由的亡魂，是不是還想回家？是不是還願意回家？她讓悲傷淹過喉頭，嚥下說不出的話。

爸媽白髮人喚黑髮人，喚妹妹周小仙回家。

日日一杯蓮心茶，戀人之間剔除了苦心，應該是甜。然則一段匯聚於茶飲的良緣，卻在有心人的介入之下，壞了全局。因為朱真懷揣惡意的謊言和周小仙過於天真的浪漫；陰錯陽差的意外，使得她與范二此生無緣相識相戀。

案件偵破之後，周瞳向范二為先前的誤會道歉，並且向他解釋了關於 line 的頭像詐騙過程。兩人相約到周小仙的墓前上香。范二看著墓碑上的照片，相較於每次來買茶的羞赧與低頭，周小仙笑得燦爛。原來她笑起來這麼好看，范二想。藏在蓮心茶裡的，那若有似無，苦中帶甘，還沒來得及產生就熄滅的情愫，似乎在他心裡以另一種形式暗自發酵。原來她是喜歡他的，而他也是。但是他們終究此生無緣。線香湧入鼻尖的氣味如女孩的一縷魂魄，在沉重的宿命感中，范二突然感到失去某部分自己的鼻酸。

周瞳捧著花束的雙手仍因無聲啜泣而顫抖。追了數月的真相，揭開謎底與找到真兇之後，傷口能怎樣癒合？被銳器劃開的傷疤，將永遠留在剩下的人心上。她思來想去，無論是自己一敗塗地的戀情，表妹的死裡逃生，以及妹妹的失足落水。

追愛的人，是否注定要在愛裡破碎？

每個渴望愛與被愛的柔弱身影，都像行駛在深夜隧道裡的火車。必須勇於獨自前行，自主穿越重重黑暗與迷霧，等待穿越蜿蜒漫長岩壁的時刻，在磕磕絆絆的碎石鐵道上，小心翼翼，避開每個熱脹冷縮的鐵道間隙，好好穩住自己，才能平穩地駛向最終那個明亮溫暖的車站。